

巴蜀英烈传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巴蜀英烈传

责任编辑：武仲秋

封面：于 宵

插图：雷贞恕

刘石父

万启仁

胡仁樵

刘学伦

巴蜀英烈传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 插页 1 字数 105 千

1982 年 5 月第一版 198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500册

书号：R11247·1

定价：0.46元

目 次

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杨 捷编写 (1)

江 姐 杨益言 刘德彬 (28)

党和人民的好女儿——丁佑君 燕 麦 (46)

特级英雄黄继光 赵 仍 (70)

真金不怕火来炼

——一级英雄邱少云

..... 谷声濛 张其中编写 (97)

火红的攀枝花

——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斗英雄吴勇..... (114)

少年英雄刘文学 李致 蓝星 黄韶 (128)

“为革命而死，死了也光荣”

——少年英雄何运刚的故事

..... 蓝星 叶小沫 (144)



抗日女英雄赵一曼

“将来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四川有个宜宾县，宜宾有个同兴村，同兴有个白杨嘴。就在白杨嘴这个地方，出了一个鼎鼎有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。

刚刚出生的赵一曼，并不姓赵。她的爸爸叫李庆绪，是一个每年收七十石租子的地主。她原名李坤泰，学名李淑宁，参加革命后，改名李一超；赵一曼这个名字是她在东北抗日联军期间所用的化名。

赵一曼八岁那年，家里设了私塾。这是地主家里专为自己的儿女读书设立的学堂，聘请了一个教书先生。

赵一曼读的书，也不是现在这样的课本，是《三字经》，每天读了又背，背了又读，这样的读书方法，一点也引不起她的兴趣。

直到有一年夏天，城里起了兵变，乱兵闯到乡下，爸爸带着一家人逃到五宝镇外婆家，赵一曼才渐渐对读书有了心思。

原因是在外婆家里，她们跟大姐夫郑佑之住在一起，这个大姐夫在镇上办起了一座学堂，自己当起教师来。大姐夫从城里带回来的课本，可不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一类的书，有国文啦，算术啦，挺有意思的是，这位教书的大姐夫对一根草，一朵花，一个小虫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。

每天晚上，赵一曼和弟弟一起，作习题，写字，造句，老师就坐在桌边看书或给朋友写信。再不象私塾里先生教《三字经》，读了又背，背了又读。多有意思呀！

这年秋天，有一个什么“团总”趁着兵荒马乱，混水摸鱼，挑走了大姐夫家的十石谷子。大姐夫进城去告状，殊不知那团总的哥哥是参议会的议员，他们买通了衙门，反而给大姐夫加了个“诬告”的罪名，给关了起来。

直到过年前三天，家中又花了十石谷子才把大姐夫保了出来。大姐夫一回到家，脸色严峻得多了，他经常愤怒地吼叫：“这个社会太黑暗了！”赵一曼这时不太懂这句话。有时候，大姐夫又捏着拳头说：“这个社会只有强权，没有公理！应该放把火，把丑恶的东西烧个精光！”这些话，虽然当时的赵一曼还不大懂得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：反正大姐夫被有权有势的人欺负了。

乱兵过后，全家又搬回了白杨嘴，谁知不久，赵一曼的爸爸就死去了。丧事过后，赵一曼还是跟着大姐夫读书。

跟着大姐夫读书，虽比在私塾里读书有趣，可赵一曼这时毕竟还是李家么姑娘呵，有时做功课还是想贪玩的。有一天，大姐夫神情严肃地跟她说：“你不是娇女了，应该管住自己。你要好好想一想，将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这一问倒把赵一曼问住了。是呵，象妈妈那样吗？爸爸无缘无故拿菜刀砍妈妈，追得妈妈满院子爬；象姐姐们那样吗？大姐、二姐都受公婆的虐待，跟着丈夫逃了出来；三姐出嫁不到一年就呕气而死，四姐却嫁了个谁也不敢挨近的疯子！

“将来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赵一曼经常想着大姐夫的话，有时陷入沉思，有时不禁呜呜哭了起来。

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中

封建社会里的女孩子，到了十二三岁，就得禁头（把头发蓄起来）。这表示已经成年了。赵一曼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，不但书读不成了，还不能迈出大门，不能到田埂上采花，也不能到竹园里砍笋，总之，要回避一切男子，哪怕他们是同族的兄弟。

那时候大姐夫已经当了柳家乡高等小学的校长。么弟、侄儿们都跟大姐夫上学去了，赵一曼连找一个谈心的人也找不到。

她也想跟着去上学，可是只惹得哥嫂们的一场吵骂。自从赵一曼的爸爸死后，她的哥哥就是家长。家长不准，在封建社会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

赵一曼气得吐血。一天，大姐夫又来到他们家，劝说赵一曼：“为家务事气得吐血可不值得。我就不吐血，我卖了田产办学，人家还说我徇私，到城里告我！我还干我的！把那些喝人血的东西气得吐血，才好呢！”

大姐夫这些乐观的话语，赵一曼听起来格外痛快。接着，大姐夫又告诉她：“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，谁还有心思去生闷气。你看，俄国的革命成功了，北京的学生把卖国贼也打了。我就不信，他们的日子会那么好过！”

赵一曼虽不全懂这些话，但也晓得“他们”是指的恶人和坏人。

“可是我呢，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。”赵一曼眼泪汪汪地说。

“你现在不能出门读书，就在家自修吧！改革社会需要知识，有了知识才懂得社会的病根。我还可以做你的老师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写信去问我。”临走，大姐夫给她留下全套的教科书，还有字典。

从此，赵一曼开始自学了。每个星期，把习题、作文、日记托人带给大姐夫修改，大姐夫还教他拼音方法，学习英文。

一九二一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了。第二年，大姐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大姐夫不断给她寄《新青年》、《妇女周刊》和一些宣传男女平等、社会改革的小册子。赵一曼贪婪地读着，许多新鲜的思想，不断进入她的脑中。

一九二三年，经大姐夫郑佑之的介绍，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，第二年，白杨嘴建立了团支部，赵一曼又被选为支部书记。

这时候的赵一曼，不再是足不出户的闺女，她常到上白杨

去和农妇们一起剥豌豆，谈家常，农妇们料理家务，她帮着照料孩子。

她自己不再自怨自艾了，有更多的姑娘在向她倾诉不幸，寻求帮助。

大姐夫要她们以团支部为核心，组织一个妇女解放同盟会。不到一年，会员就有一百八十多人。赵一曼学会了开会、讲话，给受压迫的妇女撑腰。

有一个会员受后母的虐待，赵一曼动员了许多会员去找她后母讲理，以后，这个会员再不挨打受气了。

有一个贫农妇女，父母包办要她嫁给一个大烟鬼，经妇女同盟会的帮助，解除了这个婚约。

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中，妇女同盟会给受压迫的妇女做了多少好事啊！

冲出牢笼

“我们要做人，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！”成了姑娘们的口头语。可是，这种行动，封建豪绅们容得下吗？

赵一曼家中，家族们对她也发动了猛攻，有的骂她是疯子，有的骂她“败坏门风”，是村里的“一大祸害”。赵一曼的哥嫂更加恼怒，他们要给赵一曼胡乱寻个婆家，嫁了出去，一来家中除了祸害，二来可以借她丈夫的手狠狠管教她。

可赵一曼这时已经是个青年团员了，她懂得应该怎样生活，当媒人来说媒时，她就拔起一把藿麻（注），站在大门口，说：“你以后再上门，我就用藿麻藿你！你最好莫管闲事！”

注 一种有毒的植物，碰到身上就起泡，令人疼痛难忍。

赵一曼的这一行为，给了哥嫂们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他们不再议婚了。这时的赵一曼一心要摆脱家庭的羁绊，准备出门读书，但兄嫂又不同意，先说手头银钱紧，后来姐姐们愿意出钱供小妹读书，他们又找事生非，硬不答应。赵一曼无法，又转向社会求助，她写了一篇《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在《妇女周刊》上发表以后，引起了反响，好多青年写信鼓励她同封建势力斗争，劝她逃走，还答应帮助她。从此，赵一曼出门求学的信心更大了。

秋天，大姐夫带信来说，他替赵一曼在宜宾女子师范中学部报了名，寒假以后可以入学。赵一曼高兴极了，为了准备入学考试，到山边割猪菜的时候，也带上书本；二姐托人送来一批书报，她点起桐油灯，看到深夜。

在新年的几天里，赵一曼都反锁着门，躲在家中，她需要清点一下上学用的东西。因为大哥要烧她的书报信件，这些东西都偷偷藏在平常腌菜的坛子里。这里有大姐夫给她开列的“马克思主义必读书目”，也有大姐夫给她填的杂志订单和用红墨水批改的作业，还有一些陌生朋友的来信。

翻着信件，赵一曼又想起大姐夫来。这些年，大姐夫时刻指点她，照料她，鼓励她做个卢森堡那样的女革命家，鼓励她要象列宁那样坚定，鼓励她向恶势力斗争，但又要她不要一味乱闯。“因为你是新出来的，学识既少，胆气必弱，如果弄得人人反对你，会把你那点上进心也打退了。”他劝她要务真实的学问，要接近受苦的人。……这些话，对即将离开这个封建家庭的赵一曼来说，真是格外亲切。

“疯丫头”

过了新年，赵一曼来到宜宾读书，大姐夫把她介绍到团县委书记家中住下。这位书记有个妹妹，叫郑秀石，举止娴雅，一双灵活的眼睛总透着笑意，是个招人喜爱的姑娘。她们一见如故，晚上睡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无话不谈。

开学了，赵一曼和郑秀石不仅都分在四班读书，而且挨着座位，同住一间寝室。星期天，她们就回家做些针线，或者弄上几种美味小吃，这种生活是充满乐趣的。

但赵一曼还是有一种失望的心情。

“这样生活下去，身上要长青苔！”她向郑秀石诉苦说，“学校把我们当作画眉鸟，锁在笼子里！虽然不受猫儿的伤害，可是翅膀永远软弱无力。”

她又附在郑秀石耳边，神秘地说：“你敢不敢下次回家，咱们走大街，不坐轿？要不，咱就翻墙出去，把监学吓一跳！”

郑秀石连连摇头。赵一曼接着说：“我不怕！听说五卅惨案闹大了，男生都罢了课，上街宣传，查禁洋货，我们不是人？不爱国？……”

赵一曼思路敏捷，她想象的世界异常丰富。后来，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，大家选她作支部书记。她带头唱歌、演戏，组织时事讨论。监学看见她，暗地骂她“疯丫头”。

当时，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，女学生反抗旧礼教，纷纷剪发辮。消息传来，赵一曼她们非常振奋，但县教育局长却慌张了，他赶紧下了一道命令：中学校的女学生一律挽髻，不准

剪头发。

赵一曼对大家说：“剪发有什么不好呢？我看剪发好处很多：合乎卫生，节省时间，便于工作……”

有个同学犹疑地说：“剪发好是好，也许有人会说闲话吧！”

“怕什么，闲话有什么了不起！”赵一曼把头绳解开，披散着头发，带领着几个同学，跑到监学室来逗弄监学。

“钟先生，我们梳不来头，挽不来髻，”赵一曼说，“你来帮我们梳，帮我们挽吧！”

“谁这么捣乱？”监学哼了一声，“我也不会！”

赵一曼立即对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钟先生不会，我们只好剪了！”

同来的几个同学，都亮出剪刀，咔嚓，咔嚓，把头发剪掉，笑闹着跑开了。

从此，“疯丫头”成了引人注意的人物。不久，学校成立了学生会，赵一曼被选为交际干事，还参加了宜宾学联，担任宣传。

五卅惨案的浪潮席卷全国，帝国主义的暴行，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。在边远的宜宾县城，也受到浪潮的冲击。各校学生联合起来，组织了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，参加斗争的行列。

那些日子，赵一曼生活在激流里，许多事件，闯进她的生活中来。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杀害了，英帝国主义打死了十几个爱国同胞……。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，在她眼前浮动。而各地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、商人罢市的斗争，也在她眼前浮动。她的心境处在愤怒、激动之中。她带领着女同学上街

宣传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的罪恶，高喊“打倒军阀”、“打倒列强”的口号。

学生们的爱国行动，得到很多人的同情，但也招惹了一些封建卫道者的阻扰。她们上街宣传时，一些市井无赖朝她们扔杏子核、柚子皮。学生们的队伍渐渐稀少了，赵一曼紧紧挽着郑秀石，扬着头，穿过大街。她们明白：不能示弱，不能后退；要宣传革命道理，就需要有一股勇气。

打 油 轮

学生们的爱国情绪高涨着。

一九二六年初夏，长江中开来一艘轮船，船上载着英帝国主义的亚细亚牌煤油，从泸州驶向宜宾城。

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！学联开会研究，商量应付办法。决定罢课三天，表示抗议；并且派学生轮流在河岸防守。决不准仇货上岸！

这时，赵一曼正在生病。一个同学从学联接到通知，准备叫赵一曼去参加打油船。赵一曼听后，立即跳下床，抓起一把雨伞，同郑秀石一起，赶到码头。

天下着大雨，东山的白塔都被遮没了。学生们冒雨站在江边，衣服流着水滴。这时，油船开到金沙江和岷江汇合的地方，减低速度，准备靠岸。谁知学生们一面高喊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反对经济侵略！”的口号，一面将石块象飞蝗般地抛去。有的学生还把缆绳砍断，油轮摇摇摆摆，飘到江心，停了下来。

受到冲击的油轮在江中呆了两天。第三天，雨停了。奸商

李伯衡雇了几只驳船，开始卸下油桶，准备运走。学联主席连忙抢条木船，带着十多个同学划着船直奔驳船，把卸下的油桶都推到江中。赵一曼一连推了十多桶。看见满江黄浪里都是油桶，大家开心地大笑起来。

奸商李伯衡吓慌了，急忙派人进城，请城防司令部派兵镇压。

“砰！”突然远处响起枪声。一支驻防军端着亮晃晃的刺刀向码头冲来。

“赶快给我解散，不解散老子就不客气了！”带兵的营长吼道。

赵一曼几步冲到营长面前，厉声说：“你们开枪吧！如果你们有良心，要仔细想想，你们也是中国人。你们不打帝国主义，不打封建军阀，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，算不得英雄好汉！……”

“把这丫头抓起来！”营长威胁地吼着。

晚上，传来了坏消息：派去谈判的三个代表被扣留了，在河边监视油轮的十多个同学被逮捕了，整个宜宾城沸腾起来。赵一曼带着女生宣传队撒传单，贴标语，还特地绕到城防司令部门口喊口号，发表演说。这些行动，迫使地方官商表面上作了让步，同意将煤油减价拍卖，以后不再贩运，并且释放了被捕的代表和学生。但他们也有一招：要教育局提前放假，把各学校的伙食停了。这样，学生们只好各自回家，局势暂时平静。

在军校成长

反动当局当然不会平静下去，他们又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迫

害学生。赵一曼仍然是“不安顺”的学生，党看她对反动当局的斗争还没有经验，决定送她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去学习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的武昌，是北伐军的天下，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。设在两湖书院的武汉军政学校，是国共合作时期由国民党中央举办的，学校里很多学生都是进步青年，政治空气十分活跃。但生活显得有些紧张，白天练进攻，练射击，晚上还要读世界革命史，学经济学，学共产党宣言……赵一曼入学以后，开初还不大习惯，经常为一些小事情受到上级批评。

就在她刚转为党员不久，党支部分配她去发展一个叫小胡的姑娘入党，可是一见面，她却要小胡离婚，不然就不能入党。

“你丈夫家很有钱，”赵一曼说，“拖着这条尾巴，你怎么革命？”

小胡的丈夫这时已经失踪，她正为此事苦恼，又听到这种苛刻的要求，什么也没说，伤心地哭着跑开了。赵一曼一时六神无主，她本来想，既然要求革命，生命都可以贡献，家庭、财产、爱人为什么不能抛弃，为什么要让它们成为负担呢？为这件事，她受到党支部的批评，她感到自己也是马虎、大意了一点。

她身上有缺点，但她很注意克服。而她身上更多的，还是对革命的火热的激情。在军政学校，她因劳累过度，过去染上的轻微肺病有了发展，已开始吐血，被送进了医院。但是，她总想着学校的事，一有人来看她，总爱打听学校里的变化。

一天，一个叫段福耕的小胖子姑娘来看她，赵一曼又缠着她打听情况。段福耕和赵一曼在宜宾时是同学，到武汉来又是同学，平时无话不谈，所以段福耕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同学们

要出发打仗了！”

再一问，赵一曼才知道近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和武汉政府决裂了，军校学生已经编成独立师，由叶挺带领，就要上前线作战。

赵一曼不再犹豫，拉着段福耕就匆匆地离开了医院。

生活中有些事情是难以想到的。赵一曼和姑娘们在前线奔跑了十多天，湖南又发生了反革命政变，汪精卫、蒋介石也合流了，局势变得异常复杂，许多党的负责人都隐蔽起来。

赵一曼和姑娘们回到武昌，学校里一片混乱，共产党员们不断地开会，反革命也出面拉拢学生。一天早晨，小胖子段福耕读了一张《中央日报》，看见有人宣布脱党，就趴在枕头上大哭起来：“完了完了！早知有今天，还不如不出来！”

赵一曼见她这副样子，耐心劝她，可她还是不听劝告，最后竟然换上了旗袍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赵一曼大吃一惊。

“我看透了！”段福耕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，“生活就是这么回事，我要回家去！”

“你是个糊涂虫！”赵一曼同她争辩起来，“你还说看透了！你就记得你自己，风吹草动都害怕，脑子里尽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！”

段福耕似乎听不懂这些话了，她反而劝赵一曼说：“淑宁，我的好妹妹，我们一起回去吧！我们一块出来的，你不回去，叫我怎么交代呢？”

“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向革命交代吧！”

赵一曼就这样同段福耕分手了。后来，段福耕回家做了一个商人的第三房姨太太，而且还抽上了大烟，而赵一曼却在“八

一”南昌起义以后，冒着血雨腥风，买上一副假发化装成逃难的农妇，乘轮船到了上海。她在一个四川同乡家里，充当女佣人，等着投入新的斗争。

地 下 斗 争

一九二七年九月，党组织决定派赵一曼到苏联学习。在船上，她结识了一个湖南青年。到莫斯科以后，他们很快就结了婚，接踵而来的，便是怀孕、病倒、停学。这种生活使她感到很苦恼，一九二八年冬天，她没有同丈夫商量，就决定回国。

回国以后的日子是艰难的。她千里跋涉来到上海，已经快要气息奄奄了，可是不久，党组织又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。她高兴地答应下来，只身一人，到了宜昌这个陌生的地方，通过一个船员在江边赁了一间板棚。

赵一曼为党的事业又挑起了重担。这个联络站工作虽然不多，却很繁琐，她常在晚间分发文件，有时也需要去买船票，给路过的同志接转关系。在这所简陋的小屋子里，她生下一个男孩，做了母亲。

一九二九年九月，赵一曼到了南昌。党组织派她在江西省委工作，和一个姓王的同志建立了“假家庭”。他们根本不认识，但在名义上却是夫妻。

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，这种借“夫妻”关系来掩护的革命工作也很危险。一天晚上，她刚上床，小王突然跑回来说：“快走，出了叛徒！”说完，不再理她，只顾烧毁文件。

赵一曼抱上孩子，在军警包围的缝隙中，迎着风雪跑了。